

奇案珍情之

中

卷



鸳鸯锁匙

推理·言情·惊险·悬疑

系列长篇小说

yuanyangyaoshi yuanyangyaoshi yuanyangyaoshi yuanyangyaoshi yuanyangyaoshi

冯富国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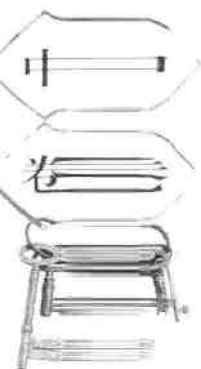
奇案珍情之

鸳鸯锁匙

冯富国 著

系列长篇小说

言 情·惊险·悬疑
angy oshi yuanyangyaoshi yuanyangyaoshi yuanyangyaoshi yuanyangyaoshi yuanyangyaoshi



上海书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鸳鸯钥匙/冯富国著. -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206-153-9

I. 鸳… II. 冯… III. 长篇小说 IV. I212.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6302 号

书 名: 鸳鸯钥匙 (中)

著 者: 冯富国

责任编辑: 田 军

封面设计: 凤凰树工作室

版式设计: 王利艳

责任校对: 余春雨

责任印制: 柴自邦

出版发行: 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 5 号, 100062

法律顾问: 北京盈科律师事务所郝惠珍律师

总经销: 新华书店总店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装 订: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68

字 数: 268.64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6-153-9

定 价: 75.00 元(上、中、下)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中 卷

索 中 索

疾足先得·····	1
纽扣之谜·····	9
头绪放亮·····	17
双凰恋凤·····	24
匿名电话·····	32
梅花红痣·····	40
真假难辨·····	48
深入思考·····	56
姐妹情话·····	64
睡莲初醒·····	72
不期而遇·····	80
智者见智·····	88
仁者见仁·····	96

火力侦察·····	104
初试锋芒·····	111
半途而废·····	119
僵尸无损·····	127
舞女情恨·····	135
邂逅荒郊·····	143
生擒女谍·····	151
城防地图·····	158
谁在盯梢·····	166
捕风捉影·····	174
跟踪目标·····	182
密码指令·····	189
天衣无缝·····	197
快刀斩麻·····	205
噬血飞镖·····	213
谈情说爱·····	221
译释密码·····	229
水落石出·····	237
双铃闹钟·····	245
血型定嫌·····	253
定时炸弹·····	261
虚晃一枪·····	269
巧审凶顽·····	277
放松放松·····	285
花前月下·····	294
形同情侣·····	302
稳坐泰山·····	310
生死离别·····	318

防不胜防	326
当心月季	334
放她一马	342
欲擒故纵	350
毁容女尸	358

疾足先得

雨网密匝匝地落在明晃晃的光束里，象羊毛、象花针、象银丝，因了风势萧杀而斜织着。

张升拂袖遮掩一下光芒，转身就跑。因慌不择路，正好扑到一跃而起的冯刚，小霞，李广跟前。

“站住！”

伴着这一异声同语的镇令，又有三束手电光向他迎面射去。

张升畏缩地后退着，那张怕见光明的脸上露着惊疑和恐惧，但更多的是潜在死灰皮色里的一层鬼气。仿佛一个被雨水泼得变了形的灵魂，赤裸裸地暴露在光芒之中。

前后六束电光，步步向他逼近。

张润科掂掂手枪：

“张升，你被包围了，赶快束手就擒吧！”

“你们……你们要干什么？”

张升一边说着，一边摆了个搁斗架势，随即一扭身跃到张二牛墓后，动作敏捷得像一只猫狸一样，躲出光明圈外。

“砰砰砰”张润科一梭子弹射了过去：

“狗娘养的，想找死！”

“抓活的！”

李广发出严厉而有力的命令。

六个人迅速撤开，再次对张升形成包围。

张升掏出手枪，朝着电光点射。

晃动的手电光或高，或低，或左，或右地跳跃着，躲闪着，

前进着……

张升扣动扳机，未响，他知道没有子弹了，狠狠地把枪扔掉，仓皇而逃……

闪动的手电光紧追不舍……

张升像一头困兽，前突后窜，左蹦右跳，在一个挨一个的墓丘上爬上爬下，始终无法摆脱那一束束射来的手电光。

“栽了……”他气急败坏地跌在地上，喘着粗气，脸上显出一种卓越的怪笑。

小霞的手电光扫在他的脸上，她见他笑的时候，那张不规则的几何图形，是那样狰狞可怕。刀片一样的嘴唇张开，不仅露出城垛样参差不齐的牙齿，还露出兽口般血红厚实的舌头，是那样的奇丑、可恶。

冯刚渐渐逼近张升：

“站起来，你的表演，该是收场的时候了。”

张升狼狈不堪地站起来，一双鼠眼看看四处灿亮的光束和洞黑的枪口：

“我承认输了，但并不是输在你们手里。”

尽管他的态度上潜伏着一种不甘失败的傲慢，可是难以形成一个明确的念头，只不过化作一声丧气的叹息，倾刻消逝在一阵神经性的痉挛中。

小马上前，麻利地铐住他的双手。

张润科走近李广，轻声问：

“局长，今晚突审吗？”

“不要搞得太紧张了嘛，大家都太累了，”李广说，“车子停在对面小林子里，你们先把押回去，一个小时后让车来接我们，我得看看张二牛的冤魂散了没有，要不，阴气咋这么重呢？”

“局长，张二牛魂游异地，也未曾可知。”

老晋又是提示性的一句。

“那就更值得一看了，”李广促狭一笑，用手电光照照张升，“你说呢？”

张升低着头，脸上逐渐浮上一种绝望的惊惧，使本就狼狈不堪的面容，变本加厉到令人难堪的地步。

小霞偷空拉过小马，悄悄问：

“没头脑，你们是怎么来的？”

“先盯梢，后跟踪，你呢？”

“我呀！跟局长他们，早在这儿守株待兔了。”

她那口气，显然带着几分得意。

“照你说，我们反倒成了赶山犬了？”

小霞抿抿嘴，两腮透出一种猜不透，道不明的笑意。

见小霞没作音，小马耐不住问：

“你说，局长咋就这么神呢？”

“嘀咕什么？”李广闷声说，“小马，还不快押他回去！”

“是。”

小马推一把张升：“走！”

张升像一只斗败的公鸡，由小马、老晋和张润科押着离开了坟地，裹进轻风细雨的暗夜中……

李广、冯刚、小霞来到张二牛的墓前，借着手电光亮，见那沉陷下去的墓碑后，原来是一个窄窄的阶梯。

三个人依次下去，来到墓穴里。

这墓穴倒也宽敞，一顶上好的柏木棺材靠在一边，直挺挺的，显得那么阴森和冷穆，给人以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空余的大半面积，却摆了一桌一椅。正中顶上吊下一只马灯来，玻璃仍是亮晶晶的，像是刚被人擦过一样。

李广划燃一根火柴，伸手点着灯捻，罩好玻璃，整个穴内便明亮起来。

三人细看穴内，除了一棺、一桌、一椅。别无他物。

李广走到桌边，仔细瞅了一会儿，十分笃定地说：

“秦失其鹿，疾足先得了。”

“没错，”冯刚沉沉地说，“我们还是来迟了。”

“咋回事？队长。”

小霞大惑不解地问。

“这桌上该放有一个电台，”冯刚脸上现出一种阴鸷的神情，“就是我们多次追寻的那个电台。”

“明白了，那种奇怪的电波，原来就是从这儿发出的，”小霞闪动着明丽的眼睛说，“是从桌面上的灰印判断出得吗？”

“不仅于此。白天，我就发现了墓顶上的天线。”

“会不会把电台藏在棺材内呢？”

小霞又问。

“打开看看。”

李广似有准备地、不急不缓地说。

小霞眉头先是一蹙，但眼光闪闪地显然为更在意的兴趣所吸引，翘着足尖来到棺材跟前，嘘着气说：

“来，队长。”

冯刚走过来，两个人猛一用力，没想到棺盖并不结实，竟把他们闪得退了几步。

棺内并没有腐尸，倒是一个稻草扎的人体。

“噫，怎么没有张二牛的尸体呢？”

小霞惊讶地问。

“傻姑娘，你认为张升真会安葬他吗？”

李广走过来，用手按着，那草人便跟着扁了下去，转头看着冯刚说，

“连里边的枪支弹药都转移了。”

“而且就在昨天晚上。”

冯刚断定说。

“谁干的?”

小霞闪着眼睛问。

“是老晋说的那个跟踪张升的人。”

“对，”李广断然说，“这是一个年过五十，体格健壮，会武功，右手只有拇指的人。”

“局长，你是怎么知道的?”

小霞端头望着李广，一张圆圆的、稚嫩的脸容上，抑止不住地流露出迫切求知的兴奋。

李广没有急于回答，他谦和地看着冯刚：

“你说呢?”

“我想，”冯刚沉思说，“一半来自老晋的汇报，一半是对留在这儿的指纹判断。”

李广拍拍冯刚的肩膀：

“不错。”

小霞仔细观察了留在棺材上和桌面上的指纹：

“对，这人手掌挺大，右手没有四指。不过我还是不明白，怎么就能知道他年过五十呢?”

冯刚略加思考，分析说：

“这恐怕是局长见过，或者是他熟识的人……”

“小霞，看来你们队长的头脑，反应很快嘛!”李广颇为满意地说，“他说的不错，这人叫赵彪，旧社会是巨龙镇一霸，欺男掠女，无所不为。不过，我同他仅有一面之交。那是在抗战暴发后的一个夏天……”

战乱使四面八方的难民涌向本不起眼的巨龙小镇，一向清静冷落的集市，反倒一时繁闹起来。

在这嘈嘈杂杂的人流中，走着一个小伙子，二十来岁，穿一身灰兰旧裤褂。看上去，虽消瘦而结实，显土气而机灵。

他就是年轻的李广。

他走到当街，见那里密密麻麻围着一圈人群，便瞅空挤了进去，只见当中站着两个妙龄女郎，头戴白花，身着素服，一样的柳眉一样的杏眼一样的梅鼻一样的樱口一样的俏媚面容似桃花逢雨；一样的长辫一样的丰胸一样的细腰一样的修腿一样的苗条身段如银杏临风。

二女子拱手四下一揖，声调又哀又婉、语气亦柔亦刚地说：

“列位父老，兄弟姐妹；稍请留步，观看杂技；日寇肆虐，山河破碎；父母被杀，唯余二女；无依无靠，乞街卖艺；报仇雪恨，长吾志气。”

说完，二人各退数步，各自取出三枚缀缨飞镖，稍一镇神，同时投向对方。

单见三束银光对射，六团红缨似火，快若流星飞至，猛如响箭遏云。

二女亭亭玉立，不闪不躲，只惊得观众心房砰砰直跳，禁不住转瞬之际，那飞镖锐刃早被她们的玉齿和手指夹住。

于是二人各转一圈，收了飞镖，躬身致谢……

就在观众鼓掌叫好之际，一个满脸横肉，腰圆体胖，却是少爷打扮的人，带着几个家丁走进场中。

那人左右瞧瞧两位卖艺女郎，脸上的肌肉剧烈地抽动了一下，歪着大嘴问：

“什么人敢在这里扰乱秩序？”

二女子眼聚清波，轻盼曼顾，毫无一点畏惧样子：

“这位少爷，难道九州大地，就没有国民扎足之地吗？”

“好个伶牙利齿……”那人淫笑着，“这么俊的两个妞蛋蛋，这么嫩的两条身段段，乞街叫卖，饱受饥苦，也太可惜了，何不跟爷回府坐享清福呢？”

说着，两手各摸二女粉红的腮帮。

二女子狠狠打下他的手：

“走开！”

“嘿嘿，小娘们倒有点野味辣气，别他妈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人一招手，“来人！”

七、八个家丁立刻向二女子扑来。

二女子虽好功夫，但寡不敌众，终于被擒。

那人得意地流着哈拉子：

“给爷带回去受用受用。”

“慢，”李广挡住那人去路，“光天化日，抢劫民女，成何体统？”

“你小子想找死吗？”

那人说着，仗持自己有点武功，连连出招。

李广从容应招，瞅一破绽，将那人摔倒在地，一脚踏住：

“还不放人？”

那人痛得嗷嗷直叫，家丁们丢开二女子，拔刀持剑直向李广扑来。李广脚踢拳打，接连击倒两个。却见那人从地上爬起，掏出手枪，便又飞起一脚，将枪踢飞，随即从一家丁手中夺过一把三环砍刀，对二女子大喊一声：

“还不快走！”

二女子拱手一拜：

“小哥后会有期。”

这才挤出人群。

李广刚一回头，见那人弯腰正抬手枪，飞刀落下，断了他四个指头。那人连连痛叫，滚倒在地，几个家丁忙去搀扶那人。

趁此混乱之际，李广迅速跳出人群……

“……后来，我才听说，那人是赵武举的公子，大号赵彪，”李广回忆说，“日本人占了巨龙镇之后，他当了铁杆汉奸。游击

队几次想除掉他，都未得手。没想到，解放后这家伙混进了海市，而且继续与人民为敌。”

“他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冯刚说：“既然他露出马脚，就不难再斩断他的黑手。”

“局长，那两个卖艺女郎呢？”

小霞关心的是女人的命运。

李广淡淡地说：

“他们是一对孪生姐妹，河北吴桥人，杂技世家。大的跟着我参加了游击队，我们在战斗中建立了感情，还有一个可爱的女儿。可是好景不长，许是她耐不住部队生活的艰苦，她背弃了我……”

“后来呢？”

小霞寻根问底。

李广没有作声，他的目光正专注地落在碑后阶梯下，那里面会有什么呢？

他让冯刚把梯碑升上去，下面露出一件衣服来，他拾起一看，正是那件军礼服，三个扣子，少掉下面一个。沉思片刻之后，他从风纪扣上拉出一条微型胶卷来……

推理判断

杏花背弃李广的原因是（ ）

- A. 害怕艰苦
- B. 执行任务
- C. 敌部卧底

纽扣之谜

淅淅沥沥的小雨，有如柔软的帐幕一般，好像还要长时间地挂在沉睡的原野上，使夜色更加深重而黑暗。只有车灯划出的两束迷茫的雨帘，一颠一闪地，撕扯着子夜的谨严。

离开坟地已有一段路程，小霞心里还是有些凛凛然的。好像一切都有了异样的变化，连身边的人都有点神秘秘的了。

“局长，”她终于耐不住地问，“你怎么知道这纽扣中藏有微型胶卷，又怎么知道这胶卷是特务的潜伏计划呢？”

“这话说起来可就长了。”

李广回头看看小霞和冯刚，都是一副虔敬竭力、渴望倾听的样子，于是沉沉缓缓地说：

“这该是一九四九年秋天的事情了，当时，解放大军已经包围了海市，我们这支游击队收编成地方部队后，马志同志，就是冶金厂的马厂长，担任了区委书记，为了配合大军作战，解放海市，他曾两次派我进城同地下党组织索取情报，遗憾的是，我竟没有一次能够圆满完成任务。”

小霞插嘴问：

“那你当时是什么级别呢？”

“是什么官？对吧？鬼丫头。”李广笑了笑说，“名誉上是侦察营长，其实够上个连长就不错了。搞敌人的潜伏计划是第二次进城吧，那是在海市解放的前一天晚上，天也是下着蒙蒙细雨，对啦，最后的落脚点好像就在这一带。”

“历史的巧合。”

小霞合掌叫道。

冯刚推她一下：

“别老插话好不好。”

“行，”小霞吐一下舌头，“局长，来个加速度好吗？”

“那天我化了装，混进城里，天已经黑下来了，”李广仍旧不急不缓地说，“大街上，一派战前的紧张气氛，到处是沙袋筑成的工事，铁丝网栏杆，岗哨，巡逻队……”

战争给海市大街笼上了一层浓厚的恐怖，天将黑，行人就稀落了。天灰蒙蒙的，下着细悠悠的秋雨；地雾沉沉的，刮着轻飘飘的凉风。迷迷朦朦的，连刚亮起的路灯看上去都很惨淡，就是房子里的灯光也是一片昏暗。看不清的人影，望不远的景物，全被雨滴溅起的烟尘，阵风带来的料峭，呼唤成一幅萧条的图画，像是在祭悼它的衰老，叹惜它的凋零一样，在盈耳的风雨声中飘摇着……

李广一身华侨富商打扮，一手打着雨伞，一手拎着箱子，在大街上走着，两只眼睛机警地四顾着。心里却老在打旋，马书记说的这个二线同志究竟是谁呢？

突然，几个警备队员围住了他。

他陪着笑，赶忙拿出证件。

中校副官刘雄接过证件，看都没看又递给他：

“假的。”

“怎么会是假的呢？”李广申辩着，“这可是刚从外交府办的……”

“别他妈罗嗦！”刘雄冷笑着，“共军侦探，抓起来。”

李广一直被带到国民党海市警备部。

刘雄到女上校警官跟前悄悄说了些什么。就听那女警官说：

“不错，不错，刘副官，把缴获的大洋分给弟兄们些。”

“是，谢谢长官。”

说着走了出去。

李广深鞠一躬：

“警官先生，你们弄错了……”

女警官爽爽一笑：

“不会的，华侨富翁。”

李广一怔，忙收口说：

“警官小姐，我刚从国外回来，怎么会是共军侦探呢？”

女警官笑而不语。

李广禁不住抬头偷偷一觑，见她手拿报纸，从容不迫；端坐椅上，兰姿玉骨；不施铅华，妩媚风韵；眉簇微蹙，眼聚清波；樱唇稍启，榴齿含香；若有所想，也若无思；似是无情，也觉有善。洒脱得有点面熟，冷峻得有些陌生。

“请问小姐，这是当天的报纸吗？”

“不，昨天的。”

“这雨会停吗？”

“你对气候很关心，准备出门吗？”

“只要好天气，要远行。”

李广心想，暗语是对上了，可她能是自己的同志吗？

“广兄。”

女警官轻轻唤了一句，那声音柔中带甜甜中有酸酸中含苦，那语调惊中有喜喜中带悲悲中含恨。

“你？……”

“我是你的叛逆，杏花啊！”

她那樱唇虽在莞尔一笑可那杏眼分明涌动晶莹。

李广心房咯噔跳了一下。

她就是杏花，那个自己救过后来同床共枕再后来溜之天天的杏花吗？真是自忘岁月，青春永驻啊！久别重逢，勾起了多少心